

黃勉齋先生文集

二



黃勉齋先生文集

(二)

黃 幹 撰

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三

書

答潘謙之

韓祿祿遠宦。無足言者。極邊重地。守貳之閒。意見不協。朝廷寬恩。姑令易地。初亦欲乘此勾歸。而臺論又爲之辯白。不欲激抗。黽勉就職。已於五月四日交賤事。要之在已。無以取信於世。又不能阿容求售。諸賢不度事勢。力相推挽。反以取當路者之賤薄。朝夕念歸。然一覺於義。可以少畱。則又且浮湛。爲仰祿計耳。行年六十有三矣。每思師友之訓。令人惕然以慙也。尊兄今歲安寓。或云畱興化。果否。陳安溪已除六院。能與之偕來。亦佳。此閒相去不遠。又可以一見也。鄭子立相見否。鄉閒朋友難得。得其意向如此。肯與吾人相親。又才氣亦非常流。吾人只得扶持之。彼旣多與世不合。吾人又疏遠之。恐非所宜也。

韓蹤迹想不知其詳。此閒初自不合來。以朝廷拔擢。不敢辭。到此百怪皆有。真不成世界。以虎狼之暴。盜賊之狡。而當方面之寄。視百姓如草菅。視僚屬如奴隸。此豈可入其境哉。初亦自理郡事。不復相關。適以大旱。渠自與吳漕爲敵。始則相抗。而遣卒數十人入本軍之境。攔截米船。不得過武昌。旣而吳聞之。朝廷又欲奪本軍之米。以媚武昌。其行遣之閒。可怪可笑。初亦以吳爲賢。且得相依。吳又不曉事。使客氣漸以相及。只得引疾勾祠以歸。數郡大旱。監司無一人問及。餓死不可勝數。更不堪著眼。數百人爲羣。上人家

勺米。勺者奪之異名也。又只得捕而戮之。是何世界如此。幹幸而力抗兩司。糴得米四五萬石以賑糶。所活者萬家。他皆不暇恤也。自此且得歸家讀書教子。不能在世間與此等異彙爲伍也。有傳師復監簿輪對之章。見之者三復敬歎。使臣子之鯁切皆如此。國其有不興乎。煩爲致意。甚恨相識之晚也。適方得孫行之書。感感。此閒只俟省劄下。或代者至。皆可行。要不出此月也。相識皆煩致意。旣爲閒人。亦不敢作朝士書也。到家亦便欲歸福州。省墳墓親戚。家兄年老多病。諸姪貧困流落。皆急欲一相見也。

復楊志仁書

去歲新淦常辱誨字之賜。并見示仁說。考索極精。得示朋友。無不歎服。但恨不得相與款語。各究所蘊耳。幹本但爲貧。循常調竊升斗耳。豈敢爲寸進計。諸公推挽。朝廷誤以爲可用。擢貳淮州。又不得展布。而受命於庸人。其勢必不合。不合則當去。朝廷遂易以他郡。只得聽命。然未能決去者。試邑之後作倅。亦非分外事耳。但老矣。故山之夢甚切。來春當力懇廟堂。求爲歸計也。先師云亡。朋友寥落。此道無與共講者。不知契兄能一出否。若能挑包行腳。相與講明此道。所不敢望之他人也。通老兄竟爲古人。天資甚高。學識未甚通於朋友。甚惓惓殊可念也。都下作此。託鄭夢錫附便。亦未知何日可達。

幹比嘗拜書託鄭夢錫轉達。便中承書。感感。衆衆如常。無足道者。本無仕宦之念。直以爲貧。勢不容已。改秩作令之後。須欲求一便家去處。爲歸老計。偶朝廷過聽。以爲可用。一歲閒自淮西移金陵。復自金陵移漢陽。臣子之義。亦豈不願趨事赴功。但事有本末。未易悉言。世之妄以功名自許者。皆欺君者也。加以

年事至此。素志失酬。勢須夏秋閒。卽爲勾休之計。儻得投老山樊。以卒所業。莫大之幸也。自先師在日。朋友間已覺無可人意者。今又朋友寂寥。未有一人真能窺見涯涘。如志仁天資勁特。識見通敏。竊有望焉。乃不得相與講貫。徒深快快。

幹去冬已拜予祠之命。以省劄。不明言交與何人。遂再申審。三月初。命下卽行。四月七日抵家。自去歲兩上勾祠之請。不遂。適以計臺撓政。不欲與之競。亦不欲爲之屈。遂引疾勾祠。其事亦甚微。然較之束帶見督郵則大矣。但今之士大夫。見得未分明。故亦不能無疑耳。爭米事勢不容已。受人牛羊。爲之求牧與芻。豈可爲人掣肘。而坐視百姓之餓死耶。歸來。意謂便得安坐讀書。偶以故居太窄。不足容絮累。遂再創數椽於其後。便覺擾擾無異居官。但終是自在。不與世俗俯仰也。昨承見教。先天圖以字多未暇悉考。今所示諭數條。別紙請教。

幹以絮累猥衆。未能忘祿。十餘年閒奔走宦塗。勞神苦形。無頃刻暇。然亦不過役心於簿書期會。人生幾何。自苦如是。所謂講習之功。一切束之高閣矣。諸賢以其不肯避事。故凡事之至難。人所望風畏憚。必以見役食人之祿。不容推辭。以是愈覺疲憊。今幡然一翁矣。不能善忍而藏。誰之咎歟。義理無窮。歲月有限。良可歎也。承示仁說。討論極精。通天地亙古今。只是一箇生意。此心流行。未嘗閒斷。於當官處。見得尤分明。自朝至暮。無一息不是此心發見處也。今之士大夫。徇私忘公。怠墮苟且。皆不能擴而充之者也。師亡友散。講誦寂寥。鄉閒故人。惟楊志仁潘謙之孜孜不息。更冀努力以昌吾道。自來江西。亦有三五朋友。可

與共學。今歲科舉。又且各用工舉業矣。齊卿亦相聚否。亦曾講論否。更有以切磨之爲佳。屬有帥檄攝倅南安。乃濂溪舊治。力不獲辭。後月初卽行。到彼一兩月卽告歸。人行急。布粟草草。

年事遲暮。常懼卽填溝壑。不得合併相與講習。以遂今生之願。近引疾勾祠。三上方得請。自此相去不遠。可以遂所志矣。亡似之迹。豈不願隨緣利物。每念講學大事。荒廢桑年。區區薄宦。眞成爲利。令人悚懼。然事之難言者。十常八九。又未易形之紙筆也。且得退閒。庶幾不負師門出處之大誼耳。書中所言日光月魄。見得極親切。但別紙心性之論。則似未通透。昨少年日常將四箇字形容此身。只是形氣神理。理精於神。神精於氣。氣精於形。形則一定。氣能呼吸。能冷煖。神則有知覺。能運用。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。然有形則斯有氣。有氣斯有神。有神斯有理。只是一物。分出許多名字。知此。則心性之類皆可見矣。示及四條所論。思索極苦。近年朋友肯如此用心者。絕不曾見。敬服。幹但亦覺有可疑。幸相與商榷。程謝尹所論敬處。固兼動靜。無淺深。亦各就持敬處。見得一箇意思。各立爲一說。以形容之。今謂謝尹之說。只是發明主一之意。恐未必有此意耳。就三先生說處。各自體認。湊合將來。見得敬字愈覺親切。今只欲就主一兩字上。欲該括謝尹之說。卻恐看得謝尹之說未免疏略耳。不知然否。明德不言性而言心。楊德淵惠書亦錄云所答之語。此但當答以心之明。便是性之明。初非有二物。則直截簡徑。使之自此思索。卻見得分曉。今觀所答。是未免以心性爲兩物也。如回也。其心三月不違仁。則心自是心。仁自是仁。如孟子言仁人心也。則仁又便是心。大學所解明德。則心便是性。性便是心也。所答之病。既誤以心性爲兩物。而又

欲安排併合。故其說頗覺費力。心之能爲性情之主宰者。以其虛靈知覺也。此心之理炯然不昧。亦以其虛靈知覺也。自當隨其所指。各自體認。其淺深各自不同。心能主宰。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。此只是能持敬。則便能如此。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。如大學所謂明德。須是物格知至。方能如此。正不須安排併合也。不知然否。洪範五行五事之說。近亦嘗思之。前輩所說。決然不是。以庶徵觀之。自可見。但貌言視聽思之所以配水火木金土。則恐來說未免穿鑿耳。榦亦嘗反覆思之。只以造化及人生之初驗之。便自然合。天一生水。水便有形。人生精血湊成合體。亦若造化之有水也。地二生火。火便有氣。人有此體。便能爲聲。聲者。氣之所爲。亦若造化之有火也。水陰而火陽。貌亦屬陰。而言亦屬陽也。水火雖有形質。然乃造化之初。故水但能潤。火但能炎。其形質終是輕清。至若天三生木。地四生金。則形質已全具矣。亦如人身耳目既具。則人之形成矣。木陽而金陰。亦猶視陽而聽陰也。只以此配之。則人身便是一箇造化。理自分明。似此等處。恐只得如此寬看。不知然否。耳目口鼻之配五行四象。亦自分明。來諭亦似支離。耳屬腎。腎即水。水即太陰。目屬肝。肝即木。木即少陽。口屬脾。脾屬土。土王於夏秋之間。即太陰少陽之合。鼻屬肺。肺屬金。金即少陰。亦是自然之理如此。初無可疑也。不知然否。所論大槩得之。但所引志動氣。氣動志。合而言之。道也等語。皆不可曉。此猶文義少疵爾。至於道生一。一生二。二生三。三生萬物。則老氏之所謂道。而非吾儒之所謂道也。明道云。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。若只生一。則是獨也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道何嘗在一之先。而又何嘗有一而後有道哉。易有太極。易即陰陽也。太極何嘗在陰陽之先。是生兩儀。何嘗生一而後生二。

嘗竊謂太極不可名狀。因陰陽而後見。一動一靜。一晝一夜。以至於一生一死。一呼一吸。無往而非二也。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。所以爲陰陽者。亦不出於二也。如是。則二者道之體也。非其本體之二。何以使末流無往不二哉。然二也各有本末。各有終始。故二分爲四。而五行立矣。蓋一陽分而爲木火。一陰分而爲金水。木者火之始。火者木之終。金者水之始。水者金之終。物各有終始。未有有始而無終。有終而無始。二各有終始。則二分爲四矣。知二之無不四。則知其所以爲是四者。亦道之本體。非其四。何以使物之無不四哉。故二與四天下之物無不然。則亦足以見道體之本然也。太極不可名狀至此。亦可以見其端倪矣。體用一源。顯微無間。要當以是觀之。塞天地。貫古今。無往不然。仁義禮智。特就人心而立名耳。天以是心而成萬物。人以是心而成萬事。故曰天體物而不遺。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。人之生也。五臟百骸。各有自然之則。天之爲也。君仁臣忠。父慈子孝。以至手容之恭。足容之重。又人所以全天之所賦者也。自天之所爲者而觀之。則不待人爲。而此理已完具矣。故曰鳶飛戾天。魚躍于淵。言其上下察也。明道所謂活潑潑地者。真見其如此。亦真箇使人不知手舞足蹈也。顏子之不改其樂。又安得而不樂哉。世間所謂功名富貴者。真太虛浮雲一點也。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。死生亦大矣。苟見此理。便死亦是閒事也。數年讀先生之書。適自見得如此。以先生之書合之。亦無不然。不但世之學者尋行數墨。而無見於此。竊意周程邵子朱先生見得分明。其他皆未知其果如何也。爲學而不見其本源。是入門而不至其室。雖然前輩教人。且只道敬。此又學者不可不思。幹平生未嘗敢以此與朋友言之。言之亦未必曉。志仁力學苦思。故

詳布之。知此則來教得失大略可知矣。思之。韓歸老山樊。此心甚安甚愜。而家事亦有費區處者。福州先人敝廬。以諸侄人多。無可住處。此間向來破屋三間。亦苦人多難住。欲盡挈歸福州。則不忍忘數十年師生之情。欲止留此。則墳墓親舊。亦不忍輕舍。老妻長婦。皆此間人。只得留之在此。以長子主之。稍爲葺治屋舍。使可居止。以三子皆娶福州人。只得挈之歸福州。韓自四月歸抵此。所以遲遲未歸福州者。以此間事緒未定耳。十月初決歸福州。自撫三子教而養之。自此晚年得奉墳墓以終老矣。韓以向者見理之不明。固窮之不力。冒昧出仕。而無上下之交。竭忠盡力。橫議四起。二月寇攻浮光。令往黃州守禦。已而敵勢頗熾。又令往光州督戰。旣而歷陽徐守求去。遂令兩易。歷陽諸公之意。實相忌而欲擠之。旣辭歷陽。併辭安慶。又辭奏事。以此忤當路之意。諸公不相樂。遂交攻之。亦知其勢必至此。徑作歸計。至臨川而罷命始下。諸公以爲得計。而此嘗甘心不然。則此身何日而可脫耶。年事至此。實不敢誤國誤百姓也。還家二十餘日。杜門謝客。一意安靜。喪祭一禮。非契兄未易言此。日夜念念。千萬蚤來。舊本併攜來爲佳。當得與二三同志共成此書也。南康亦欲屈尊兄爲白鹿堂長。歲晚了此二書。來春可赴其招。且得此理稍明。則老死無憾也。春閒及今。兩拜誨字。感感。但無便。今乃獲治謝爲愧耳。教官無所鑒別。去而不來極善。此閒朋友留戀碗飯。有乞人所不屑者。甚可鄙也。韓上嗽下痞。兩疾如故。頗爲所苦。且是疲倦。飲食不進。終日倦睡。氣象又不及去年矣。論語讀得一過。益見聖人之道高明廣大老矣。旣不可追悔。朋友閒不能刻意求進。執一得之智。一偏之見。便志滿意足。大可歎也。

復甘吉甫

藥味道來此已留月餘矣。卻得相與讀先生書。乃知吾輩於緊要處工夫絕少。求放心三字。動靜之間。更宜百倍加之功。方有倚靠。因此亦竊有省。如象山所謂倍者。恨不得一見相與劇談也。韓老矣。諸兄正好著力。庶師道之有傳也。

韓山居幸無他。以兩房子舍在此。舊居窄隘。不足以容。遂以屋後架堂三間。方不過二三丈。爲送老之計。以百物皆旋措置。遂遲緩至今。更旬日。亦當告成也。坐是頗妨讀書。承欲下訪。果爾何幸如之。此閒絕無朋友講習。況得契兄辱臨之耶。論及朋友。只解讀書。不能明理。此切當之論。不長進正在此。若不見道理。正如去行在便。到候潮門外回來。亦未是端的也。近日因思五行生之序。則曰水火木金土。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。何故造物卻有此兩樣。看來只是一理。生之序便是行之序。元初只是一箇水。水煖便是火。此兩箇是母。木者水之子。金者火之子。冬是太陰。春是少陽。夏是太陽。秋是少陰。從冬起來。故水木火金自成次序。以水生木。以火生金。故生之序便是行之序也。孔子言精氣爲物。精便是水。氣便是火。子產言物生始化曰魄。既生魄。陽曰魂。魄便是精之靈。魂便是氣之靈。水便生木。火便生金。在人一身。初只是生腎水。次生心火。腎水上生肝木。心火上生肺金。造化只是如此。何嘗有兩樣來。天一生水。地二生火。天三生木。地四生金。此便是造化本原。其後流行亦只如此。四時之序。不過二天二地而已。所以洪範五行。亦只說水火木金土謂之五行。則行之序亦是如此也。以此可見造化之端倪。物生之本始。洪範又推之以

配五事。曰貌言視聽思。前輩之說。往往以木配貌。其次序殊不可曉。且與庶徵肅又哲謀不同。不知洛書安排得自分明。何必如此牽強。以水配貌。水屬陰。陰有質也。以火配言。火屬陽。陽有氣也。水滋潤柔軟而生木。木屬肝而主視。火焦燥堅剛而生金。金屬肺而主聽。如此分配。則生與行只是一理也。人之一身。以貌爲主。貌者。一身之容貌也。整齊嚴肅。則心便一。故貌恭則作肅。人身發用處莫如言。心正則言詞端確。故儼若思。而後能安定辭也。造化以水爲主。學道以敬爲主。此洪範之要旨。前賢教人入道門戶。不是杜撰。直是與造化同體也。以此觀之。至精至妙。竊意前賢亦須見得如此。而不肯輕發也。尊兄以爲何如。試思之以見教。併舉似李司直黃去私。恐可商榷也。又思太極只是極至之理。不可形容。聖賢只說到一陰一陽處住。只是箇一陰一陽底道理。所以天地寒暑晝夜生死。千變萬化。都只一樣。分而言之。則一物各具一陰陽。合而言之。則萬物總是一陰陽。然學者知此。亦只見得皮革。其精微處未必有所見。非尊兄莫與言此也。若不看到源頭。仍舊是候潮門外也。況又未必到此乎。安得尊兄一來相聚。旬月耶。近日朋友。卻是鄉間有一楊志仁。最能思索。儘可講學。亦相許以冬閒下訪也。閒居無事。只是讀書教子耳。他皆不必言也。吾人年事至此。百事只得放下。且以檢點身心爲急也。方兄之來。又得講習之益。年來朋友卻頗有卓然向學者。吾道之幸也。來諭別紙所論周子之語。言合。胡爲不自萬而一言開。胡爲不自一而萬。竊謂周子之言造化。至五行處是一關隔。自五行而上。屬乎造化。自五行而下。屬乎人物。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焉。卻說轉從五行說。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。說各一其性。說出至變化無窮。蓋天地造化分陰陽。

至五行而止。五行既具。則由是而生人物也。有太極便有陰陽。有陰陽便有五行。三者初無斷際。至此若不說合。卻恐人將作三件物事認了。所以合而謂之妙合。合者。非昔開而今合。莫之合而合也。至於五行既凝。而後有男女。男女既交。而後生萬物。此卻是有次第。故自五行而下。節節開說。然其理其氣。未嘗有異。則恐未嘗不合也。楊至之之疑。卻恐未曉此意。先生初然其言。後不復改者此也。

賤職甚簡靜。可以終日讀書。同官亦多賢。但郡侯庸俗。初到便相疑。至以書見。詆於廟堂。可笑之甚。此亦未免相玩。恐亦難久相處也。敵有必亡之勢。而守邊者乃此等庸物。亦無分毫備禦之策。只是一味脫空逢迎。萬一有警。則牽連就死耳。果何罪耶。

生之序。行之序。以質言。以氣言。皆朱先生通書解中語。學者守其說可也。然義理須是自見得分明。若有所疑。正須講貫。若但如侏儒之觀優。則亦何益哉。中間所述鄙說。得諸兄詰難。甚幸。榦終不能釋然。且如生既有質。豈容無氣。行既有氣。豈容無質。木生火。火生土。曷嘗無質哉。此其所未明也。元德兄疑於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之說。與春夏秋冬不同。則前已辨之矣。去私兄以爲火能尅金。不應生金。何故夏之後便爲秋耶。借曰中央有戊己土。不知何月何日屬戊己耶。上旺四季。則何物非土所生。豈特金耶。金本土也。以秋燥熱而生金。謂之火生金。何不可也。火能尅金。惟其能生。所以能尅。又何疑焉。以耳屬金。是誠可疑。醫家以耳屬腎。以肺屬金。誠不應如此分配。吉父兄亦有此疑。然配與屬不同。屬者管屬之謂。配者比並之謂。論其管屬。則耳屬於腎。取其比並。則聽比於金。且何爲其聽比於金也。洪範五行五事。皆以造化之

初及人物始生而言也。造化之初，天一生水，而三生木，地二生火，而四生金。蓋陰陽之氣，一溼一燥，而爲水火，溼極燥極，而爲木與金也。人物始生，精與氣耳。大傳曰：精氣爲物，子產曰：物生始化曰魄。旣生魄，陽曰魂。此皆精妙之語。人物之生，如此而已。精溼而氣燥，精實而氣虛，精沈而氣浮，故精爲貌而氣爲言。精之盛者溼之極，故爲木爲肝爲視；氣之盛者燥之極，故爲金爲肺爲聽。大抵貌與視屬精，故精衰而目暗，言與聽屬氣，故氣塞而耳聾。此曉然易見者也。然精衰則氣衰，精盛則氣盛，又初無間隔也。若以醫書所屬而疑之，則不知變之論也。至如去私兄言地非土，則不可曉矣。吉父兄論陰陽太極，以爲或以太極言，或以陰陽言者，非太極無以生陰陽，非陰陽無以見太極。此體用所以一原顯微，所以無閒也。易曰：一陰一陽之謂道，其示人切矣。五行之序，榦欲作三句以斷之，曰：論得數奇耦多寡，則曰：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，論始生之序，則曰：水、木、火、金、土，論相生之序，則曰：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。如此其庶幾乎。

五行次序，榦只見造化所以然者，只是一動一靜，又細分之，則有動之初，有動之終，靜亦然。其理如此，其氣亦如此。理如此者，仁了便是禮，禮了便是義，義了便是智，氣如此者，春而夏，夏而秋，秋而冬，故五行之序，只是水而木，木而火，火而金，金而土，其生如此，其行亦如此。若謂先有水、火，後有金、木，則不成道理，亦不成造化矣。今不將道理去推尋，只是隨人背後盤旋也。以此故頗疑生之序便是行之序，其詳已見別紙。更幸與朋友講之，有便見教也。

榦生平學問，自謂有得力處。今此之歸，方知向前，只是抱不哭底孩兒。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。

真能不動方是學者。人生最難克是利欲。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。吾夫子只許顏子子路兩箇。若是行處打不過。便教說得天花亂墮。盡是閒話也。吾輩勉之。榦衰病如常。無足言者。老來深欲求閒。亦覺世道可厭。然終以家事相絆。未能脫去爲撓也。方明父來此。相聚數月。其於義理大端。講之甚明。而志氣高尚。尤切於義利取舍之辨。殊不易得。勉爲不已。向來朋友恐未易出其右也。欲留臨川旬月。講論當有可觀者。甚恨不得從之以聽緒餘也。

與閩縣學諸友

諸生不幸。先師棄世。痛慕摧割。不可堪處。教育之恩。昊天罔極。哲人云亡。微言將絕。又不但二十三四年。依賴之私而已。計彼中皆知之。當同此痛苦也。奉別之後。日行百里。今早方抵此。而屬纊已十日矣。罪惡貫盈。醫藥殞殮。皆不及侍側。終身之痛。何以自釋。此中諸事已定。但與之略定服制。五服之親。各用古衣冠。諸生弔服加麻。制如深衣。用冠經方相稱。諸兄終有駭俗之慮。或者用麻布頭巾耳。大要且率聚持服行喪之人。三年之內。不可便散。如孟子所謂三年之外。門人治任將歸。則喪未畢。固不可歸也。若省親榦家之類亦許暫告假。師之喪。若喪父而無服。豈有一哭而散。同常人之理。此議稍定。不惟足以盡平日師生之情。又得朝夕相與琢磨理義。榦持舅甥之服。行師生之義。禮不可復歸。朋友相聚。方成倫理。私竊自幸。若得一二年。謹守規約。彼此皆不爲無益。而吾鄉之俗。亦當知理義者漸多。一旦至此。皆榦罪惡所招。何復云云。先生臨終。再三令榦不須歸。其樂得吾人相聚。其拳拳學者之心。雖死不忘。哀哉痛哉。學中不知今復何以處。

之。此是諸友自處。榦思慮之所不能及也。若須分散。則家中牀榻之屬。欲煩齊卿季亨收拾。送七家兄處。輅孫亦令還家。房中書冊。悉令收歸。一兩日遣人往取之也。六三哥立之謙之舜和齊卿恐皆當來奔喪。不可復緩。四方朋友日至。擇之充之。今日須到。其他凡曾從學者。蚤報之。林正卿之弟安卿有書報正卿。可便爲附去。必大相許。一來相看。能同六三哥一出否。季亨仁父。或能偕來相聚。年歲亦佳。此閒米平。費用不多。立身大事。各宜努力。爲祝。會之既有被食在學。自可率茂諸人在學讀書。定然亦可與應哥相聚。莫令荒廢。維忠千萬將息。齊仲能與性之偕來會喪否。諸兄不及一一多祝。但切須立志讀書。此身未死。尙冀他日與切磋也。六三哥潘謙之舜和不及一一附書。但煩維允錄此報令叔。周叔錄此報成叔。季亨錄此報六三哥也。伏紙悽愴。千萬自愛。

與林宗魯司業

榦同碎累離金陵。宿半山。次日碎累事行。榦以請祠未報。不敢偕歸。且復西邁。過池陽。留五七日俟報。若未有指揮。卽過九江。兩郡皆與舒相近。以見臣子不敢自安之意。然區區之情。決不敢復往安慶。以犯公議也。若所請不獲。又須力請。以至再至三。安慶已是一考。旣是解任。豈宜再往。榦年已六十七矣。若是終兩考。便是七十。精力已衰。不復成人矣。家中萬千未了事。及今亟歸。亦可略與整頓。每思楊子直。楊通老。廖子晦。皆以老不知止。三人後事無不狼狽。此可爲深戒也。年來覺得世道愈迫切。不可曉。李文昌以元僚見辟。乃是泗上旣敗之後。忽思蹇叔持重之言耳。榦豈願爲此哉。浮光之敵未退。旣責以守關。又責以

督戰。感文昌之知愛。不敢辭難。乃有以爲逼已而惡之者。制總兩司。謗書盈篋。胡卿面以見諫。曰。此不可留。必有相陷者矣。文昌亦曰。其人每好書。好論邊事。自某相辟之後。絕口不及邊事。殊不可曉。其意恐人之奪其位。而又陽爲舉以自代之言。是不思之甚者也。此豈可久與之處哉。兩淮江南屏蔽。又復與敵相鄰。則淮民尤不可不恤。今淮郡百姓被寇兵之害小。被官司之害大。去歲和糴。不問有無。必欲及數。不問士俗。必欲捉辨。以至敷馬草。敷巢縣寒屋料。敷廬州團樓木。並是不支本錢。郡抑之縣。縣抑之總保。與百姓等。一切常行之事。今皆急如星火。去歲和糴。於本府見管錢內刷去十五萬貫。今又要糴二萬石料穀。亦是不支本錢。今本府交割錢。亦且刮去無一文矣。今又添北來人請受四五萬貫。不爭則害民。爭則爲犯上。此亦豈可復爲哉。樂則行之。憂則違之。今既有憂矣。豈可不違哉。城壁一事。見今包砌。榦已措置下四百萬輒矣。更諸縣約有百萬。自可足用。石灰亦各有指擬。人工諸色皆有定論。又分委寄居士友十二人。分百二十丈。皆忠實可託之人。每日早到暮歸。如治私事。不過秋冬閒便可畢。此不足勤廟堂慮。但得一賢太守以臨之。則自可不勞而辦。榦亦不願以此爲功也。但得歸老故山。疏食飲水。亦足樂也。更望親家力爲一言耳。然一身寄數千里之外。望歸如望歲也。

榦碌碌寓此。已三季矣。自度非仕進之具。無頃刻非思歸之日也。來書所諭以版築之役。謗言四起。尤使人慨然。便欲謝冠冕而從農圃也。顧生平本不作榮進之想。直以爲貧如爲人傭雇。姑就斗升之祿耳。樂則行。憂則違。謗與不謗。用與不用。亦何足計。顧彼謗者固非也。汲汲解其謗者亦非也。置此身於天地閒。

以聽天之所命。但得不得罪於當世之善人君子足矣。他何足戀。他何足畏哉。制參之除。李公可謂不知人矣。如榦者。又豈能有補於制司之毫髮哉。今朝廷清明。英俊布列。自可折衝於萬里之遠。遠人畏懼。其效可見已。而況參乎。己具申勾免。開春再上祠請。得歸幸矣。此則全望親家曲爲之地也。

榦十七日抵九江。復被不允之命。安慶乃是舊物。可以無嫌。然已除歷陽徐守矣。以榦之辭歷陽。遂奪徐守之安慶。榦又居而有之。於誼安乎。平居無事。動遭口語。況於有此嫌疑。正好議論者。所以藉口。榦又何以自明。去年之方築城也。則曰此書生怯懦耳。及其速成也。則曰此必勞民也。及其費省也。則又曰此必擾民也。不思往者百年之閒。所至築城。爲人所欺。而反歸咎於費用之太省。工役之太速。是必欲相率而爲欺也。如此。尙可以起功名之念耶。至其尤可怪者。泗上之役。輕脫之最可笑者也。安慶深僻。全不知所以敗衄。所以調發之由。及至金陵。徐而叩之。至今亦莫知其故也。乃有倡爲之說者。自是好言恢復者也。是嘗與泗水之謀也。安慶去金陵六七百里。制府欲爲此祕密之舉。豈肯泄其機而謀之於數百里之外耶。使榦果有恢復之志。又豈肯甘心築成以自固耶。制帥以泗上旣敗之後。方思老成遲鈍者之可用。然後辟以爲元僚。使榦果若後生輕銳之爲此謀。以誤制帥。又胡爲於旣敗之後。方見辟耶。又其辟之辭云。曰榦之所言。無非保民固圉之術。又何嘗言其善談恢復耶。夫言恢復者。紹興初先儒之論也。然亦未嘗不以量力伺便爲先。亦何嘗不察事機。如是之輕舉哉。況榦何人。乃敢開此大口。兵之勇怯。將之能否。器甲糧廩。漫不知其虛實。乃敢抵掌而談恢復耶。制帥以元僚見辟。朝廷令且包砌城壁。則是未嘗供元